

中外著名教育家画传系列

周洪宇 主编

牧口常三郎画传

周洪宇 蔡幸福 /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外著名教育家画传系列 周洪宇 主编

牧口常三郎画传

周洪宇 蔡幸福 /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口常三郎画传 / 周洪宇等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中外著名教育家画传系列 / 周洪宇主编)

ISBN 978-7-5328-8512-1

I. ①牧… II. ①周… III. ①牧口常三郎(1871~1944) — 传记—画册 IV. ①K833.135.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3179号

中外著名教育家画传系列

周洪宇 主编

牧口常三郎画传

周洪宇 蔡幸福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3 传真: (0531) 82092663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开

印 张: 14.25印张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8512-1

定 价: 59.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目 录

贫寒的船工之子 / 001

- 001 诞生于船工之家
- 003 入读荒浜寻常小学
- 005 求知若渴的秀才少年
- 006 北海道寻梦

初露锋芒 / 008

- 008 考入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
- 011 独特的作文教学
- 012 北海道教育界新秀
- 014 出色的北海道教育会会员
- 016 家庭事业双丰收

艰难求索 / 018

- 018 前往东京求发展
- 021 处女作《人生地理学》问世
- 021 潜心女子教育
- 023 宏文学院任教
- 025 主张社会改良
- 026 活跃的乡土会会员

二十年磨一剑 / 031

- 031 初任小学校长

- 033 主持大正寻常小学
- 036 得罪权贵，平调西町寻常小学
- 037 再遭排挤，来到三笠寻常小学
- 040 在白金寻常小学度过十年黄金岁月
- 046 《创价教育学体系》第一卷出版
- 047 结束小学教育生涯

西方大师的影响 / 048

- 048 钟情康德
- 050 认同杜威

佛教情缘 / 052

- 052 与佛法结缘
- 054 验证《法华经》
- 055 成为坚定的佛教徒

事业升华 / 057

- 057 拓展平台，创立学会
- 060 不辞辛劳，广宣流布
- 069 信仰所在，生命所系
- 074 后继有人，影响深远

创价教育思想的三大基石 / 084

- 084 以价值为主线的哲学思想
- 101 信奉大乘佛法的宗教思想
- 107 主张大善的政治思想

以人为本的创价教育思想 / 114

- 114 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创造“利、善、美”价值的人

002

116 教育功能归根到底在于对受教育者生活加以干涉与指导

118 必须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考量

120 教育内容应该紧紧围绕生活来设计

122 教育必须讲求“方便”、讲究自然

124 半日学校制度可盘活办学存量，提高教育效率

126 无标准选拔小学校长危害无穷

127 教师是创价教育的表率

让人感怀的人格魅力 / 129

129 博爱无疆的高尚情操

130 追求创造的奉献精神

131 质朴敦厚的善良秉性

133 威武不屈的无畏品质

影响与评价 / 135

135 牧口常三郎教育活动与思想在国内外的影响

147 对牧口常三郎的评价

154 研究牧口常三郎及其著作的相关文章

牧口常三郎大事年表 / 185

创价学会大事年表（从牧口常三郎到池田大作） / 191

日本年号与西历年对照表（明治元年—平成二十六年） / 207

参考文献 / 211

贫寒的船工之子

诞生于船工之家

明治维新让日本摆脱了被黑暗封锁的封建割据状态，一跃成为向世界开放的国家。走向开放的日本人，愈加意识到眼界的狭隘，试图努力引进西欧的先进文明，“脱亚入欧”。变革的过程虽不是一帆风顺，但日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牧口常三郎就诞生于这个脱胎换骨的时代。不过，他的诞生地却是面朝日本海的一个与现代化无缘的偏僻渔村。

1871年（明治四年）6月6日，居住在柏崎县刈羽郡荒浜村（今新潟县柏崎市荒浜）的船员渡边长松的妻子伊莱，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渡边长七。

当时的荒浜村，是刈羽郡约200个村庄中最大的村子之一。据1912年（大正元年）编纂的《荒浜村志》记载，1871年（明治四年），荒浜村共有461户人家，2263人。村庄自然景观优美，缓缓落入地平线的夕阳，每每把广阔的日本海染成一片赤红，庄严而神秘。

与海滩美景相反，荒浜村人居环境恶劣，难于生存。这里风沙肆虐，就算在元月，沙子也经常埋到脚脖。从每年9月到次年3月末，每天沙尘漫天，吹散的沙子随风到处乱飞，沉积下来像隆起的土冢。随风舞动的白草，与荒漠中的枯草并无差异。

日后，牧口常三郎在处女作《人生地理学》第十三章《海岸与人生》中，曾这样描

述自己幼年成长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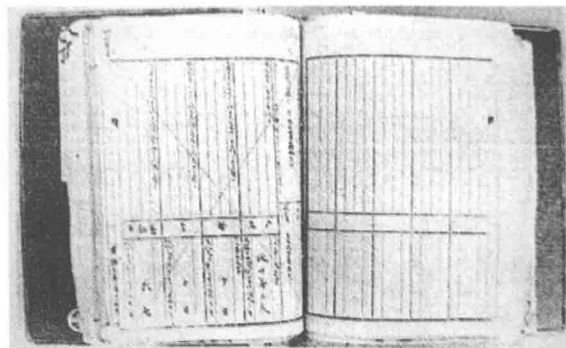
构成沙滩的细沙，伴随着暴风四处飞舞，由沙子堆积形成的小丘到处移动，而且妨碍植物生长，除了抗风害能力强大的松柏一类的几个物种外，大部分植物都难于成长。田地荒芜无法耕种，风沙危害生产，掩埋房屋，像恶作剧似的使居民陷入困窘。

恶劣的环境，自然不适合农业。除了适合沙地种植的甘薯外，难以期待收获其他农作物。荒浜村的人们仅能依靠渔业和漕运为生。所谓漕运，就是用船运输海产品的行业，当时主要进行物物交换。

渡边长七3岁时，父亲渡边长松前往北海道打工。对穷苦得只能靠海谋生的荒浜人来说，外出打工并不稀奇。然而，渡边长松到达北海道之后音信全无，被撇在家的妻子伊莱和儿子渡边长七生活艰辛。两三年后，伊莱无奈改嫁给本村的柴野右卫门。1877年（明治十年）5月9日，6岁的渡边长七被村长牧口善太夫收养，从养父姓，改姓牧口。夫妇二人视养子长七为己出，疼爱有加。

与孩子分开的伊莱因思念被带走的儿子，以泪度日。村人同情她，经常偷偷把长七带出来，让她和孩子在一个叫上野堂的佛堂里见面。一天，心存焦虑的母亲抱着孩子跳水自杀。虽然被村里人发现保住了性命，但这竟成了母子二人的最后一次相见。

长七听话、机灵，而且很有孝心，不仅在牧口家非常乖顺，还经常照顾年迈的爷爷（爷爷住在原来的家里，离养父家很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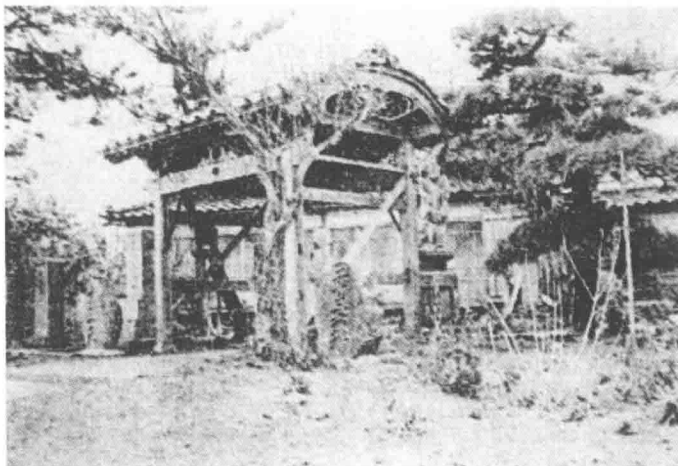
明治初年荒浜常住人口户籍簿。



牧口常三郎出生地。



牧口常三郎的母亲伊莱。



牧口常三郎与母亲相见的上野堂。

入读荒浜寻常小学

1871（明治四年）年7月，即长七出生的那一年，日本政府设置文部省作为全国的教育行政机关，专门负责全国的教育改革工作。次年8月，教改的第一个法令——《学制》正式颁布。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公办的小学，民间教育机构只有寺子屋和私塾。虽然新教育体制提倡达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但对于贫困的村民，他们只期望孩子能成为家里家外的劳动力。适龄儿童或在家照看弟妹、编织草鞋、搓捻绳索，或外出刈草牧牛喂马，有的甚至上山去劳作。加之国力所限，实施义务教育初期的教育费用多由人民负担等客观原因，日本当时小学的就学率不到50%。即使能够入学，绝大多数儿童只在学校读了一年或者一年半便中途退学。

1874年（明治七年），荒浜寻常小学（时称第七大学区第四中学区私立第四小学第一分校）入学儿童共64人（男60人，女4人）。这一学区适龄儿童中，未入学的有308人（男126人，女182人），入学率仅为17%。同年的全国平均入学率为32%，荒

浜村教育的落后可见一斑。改革之初，全国小学校舍中约有 30% 是民房。荒浜寻常小学成立之初，也是用民房做校舍。

尽管生活艰辛，学校环境简朴，1878 年（明治十一年），善良的牧口夫妇咬紧牙关，将 7 岁的长七送入荒浜寻常小学。此时的荒浜寻常小学新建了校舍，占地 140 坪（462 平方米），学校共 6 间教室，每间约 12 坪（39.6 平方米）。学校有学生 80 人，教师只有一人，教授的内容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唐诗以及各种文书的写作等。

以下是当时荒浜寻常小学授课的安排：

高年级（5～8 年级）

早上八点到十一点，朗读——四书五经、古文、唐诗选之类

下午一点到四点，书法——尺牍文、习字入门之类

低年级（1～4 年级）

早上八点到十一点，朗读——实语教、古状揃之类

下午一点到四点，书法——尺牍文、习字入门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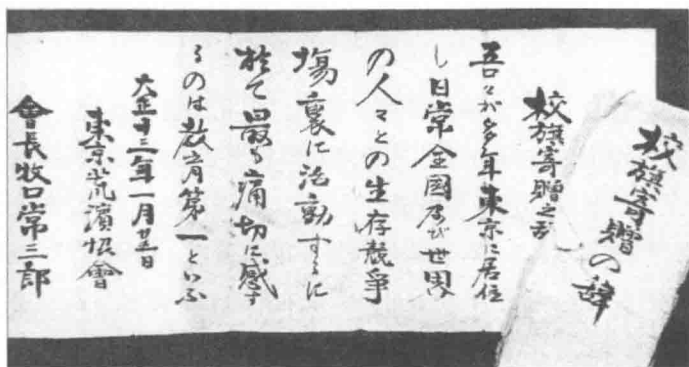
荒浜寻常小学是长七的人生起航站，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地方。为纪念母校诞生 50 周年，1924 年（大正十三年）牧口常三郎专门送去了锦旗和处女作《人生地理学》，以作怀念。



牧口常三郎赠送给荒浜小学的著作《人生地理学》。



牧口常三郎赠送给母校的校旗。



牧口常三郎赠送给母校校旗上的寄语。

求知若渴的秀才少年

1878年（明治十一年），长七上一年级时，学校招收学生的年龄层次不齐，14岁以上的学生就有十多人。个头不高的长七与年长的同学相比，显得格外矮小。

长七听教师讲课时，总是身体向前探着，渴求知识的眼睛闪闪发亮。他成绩优异，同学们叫他“秀才牧口”“优等生牧口”，教师对他也是欣赏有加。优秀的长七常常让养父牧口善太夫引以为傲。可家务繁忙时，牧口不得不让长七帮助家庭维持生计，长七只好一连几天在家里当帮手。

不去学校的日子，长七从不忘记向同学询问上课的内容。如果同学也忙于家务，他会以“你的工作我帮你做，你把上课的内容教给我吧”之类的话恳求对方。长七把同学的那份活做完后，在荒浜的海岸等着同学放学。两人光着头，沐着赤红的夕阳，以沙滩为“黑板”，学习当天上课的内容。直到夕阳西沉，“黑板”看不清楚了，长七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和伙伴踏上回家的路。长七虽常因家务不能上学，但各门功课仍名列前茅。

以漕运为生的养父难以支持长七的学业，读完四年级后，长七辍学回家帮养父打理家业。此时的他已深谙读写之道，无人不惋惜长七的才能被埋在荒浜的沙砾之中。而家境的艰难并没有阻碍他的向学之志，长七一有空闲就刻苦学习，期待着“英雄有用武之地”那一天的到来。

北海道寻梦

长七决定去北海道。关于他要离开故乡荒浜村去北海道的动机，详情不知。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也许是再也压抑不住的学习热情和想要逃离连吃饭都成问题的贫困吧。而且，像他的生父渡边长松那样去北海道打工的人，在这一带并不少。据认识长七的人说，他直到晚年，也很少提起过去。有人曾问他数年前的事情，他回答“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就没必要再去刨根问底了，我们要做的是思考以后的事情，继续生活”这样的话。可见，长七是个多么乐观豁达的人！

当时的北海道拥有著名的札幌农校和以培养教育家为目标的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两所学校。关于这两所学校，长七在荒浜时也有所耳闻，而且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在那里找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位置。

何况，在大部被平原和原始森林所覆盖的北海道的广袤土地上，有一个令少年神往



北海道 1891 年地图。



北海道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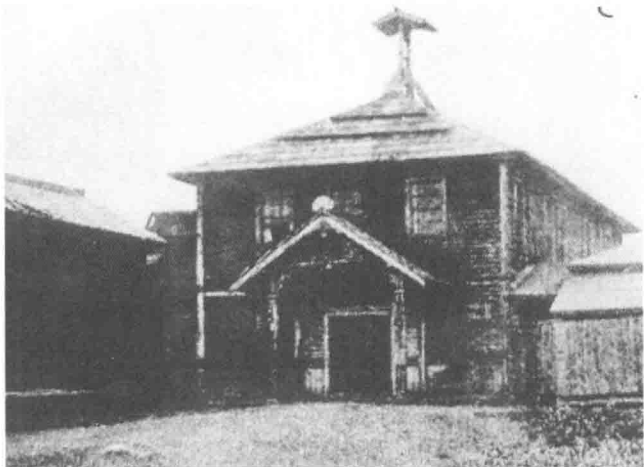
1901 年的小樽港。



北海道的小樽运河。

的传闻。据离开荒滨定居北海道的人们说，那里鱼的产量非荒滨海岸所能比。甚至于有这样的说法：小樽港附近的鲑鱼场里，到了鲑鱼产卵期，小鲑鱼会多得使海的颜色变白。如果开船出海，在船上用长枪刺的话，能刺到成串的鲑鱼。

未知的北海道、梦与希望的北海道，自然也吸引着年幼的长七。他想：既然有这样的乐土，就没必要一直守在狭小



小樽警察署旧址。

的荒滨了。就算是为了试试自己的能力，也要离开这片土地，在北海道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尽显身手。

1885年（明治十八年），这一想法最终得以实现，长七启程去了北海道。依照当时的交通情况，去北海道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走陆路是完全不可能的，除了海路别无他途。这条航线在明治二十四五年间才开始变得往来频繁，一年间蒸汽船进出四五十回。而在长七去北海道的明治十八年，开往北海道的汽船一个月中也只有一两次。每次航行花费的时间大约为20天。

在这样的交通状况下，可以想到，当时的北海道之行，放到如今来说相当于下了移居国外的决心。长七独自一人启程前往如此遥远陌生的土地，结束了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到达小樽港后，长七拜访了叔父渡边四郎治，并请他帮忙介绍工作。

可是，在正处于开拓期的北海道，工作很不好找。不过，最后总算是找到了份在当地警察署做勤杂工的活儿。小樽郡郡长兼警察署长叫森长保，是个爱才的人。长七这份工作多是一些琐事，每天就是跑腿、倒茶或是做清洁什么的，有时也会帮忙整理一下文件。

长七老实本分的性格和热心的工作态度很快得到了从署长到警员的好感。没有事情可做时，他肯定会捧着书读，因此警员们都不约而同地称呼他为“勤奋杂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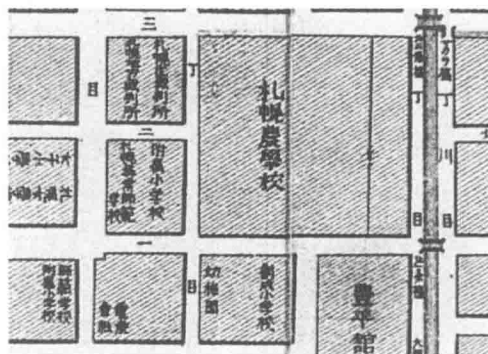
机灵而勤劳的长七很快得到了署员们的认可和呵护。更幸运的是，他的勤奋和向学之志得到了森长保的赏识。

初露锋芒

考入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

1887年（明治二十年）3月，森长保署长由小樽调至札幌工作，他看重长七的才能，让其作为家庭的寄食生（边帮着干家务，边学习的学生）一同前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约三年，长七向世人展现了超乎期待的成绩：他克服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不利条件，在20岁时考取了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今北海道教育大学），因成绩优异，入校时被编入三年级。

一个从乡间小学走出的青年，闯过入学考试的难关，考取令人仰慕的师范学校，且



札幌农校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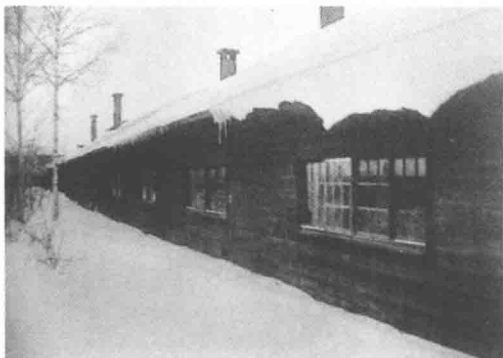
被编入三年级，难以想象的荣耀再次证明了这个高材生的自学能力。尽管在知识的系统性方面有所欠缺，但长七所掌握学问的深度和广度，深得教师们的赏识，特别是他作为一位自学者所特有的思维，常常令人叫好。

明治时期的北海道，对于希望在学业上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而言，仅有札幌农校和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两所学校可供选择。

农业是北海道开拓时期的重点之一，札



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前身——札幌师范学校。



1900年的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宿舍。

幌农校就是作为农业相关人才的培养机构而设置的，其创始人是黑田清隆。

黑田清隆曾远赴美国，认真考察了那里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开发北海道时，他采用美式拓殖法，于1872年（明治五年）在东京芝增上寺内创建了一所临时学校，以期培养北海道开拓时急需的农业人才。1875年（明治八年），学校迁至札幌，扩建为农业专门学校。1876年（明治九年），札幌农校诞生，第一位教务主任兼农场长为曾任马萨诸塞州农科大学校长的克拉克。

虽然克拉克只签订了一年的留日合同，在札幌只停留了短短的八个月，但他对札幌农校的影响极深。克拉克认为，教育的目标是人格主义，他极力排斥偏重智育的旧式教育，主张以基督教教育为基础，在教学中非常重视《圣经》的学习。日后与牧口常三郎关系密切的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志贺重昂，都毕业于札幌农校。

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的前身是设立于1880年（明治十三年）的札幌县师范学校和函馆县师范学校。

1885年（明治十八年），北海道被分成札幌、函馆和根室三个县。其中，函馆县拥有153所公、私立小学，札幌县有103所，根室县仅有16所。鉴于小学办学的规模，札幌县和函馆县均设有师范学校，根室县未设。

1886年（明治十九年）1月26日，日本政府设立北海道厅，结束了三县分立的局面。不久，札幌、函馆两县的师范学校停办。同年9月17日，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诞生。学校建于札幌区一条西三丁目，处于北海道厅和札幌农校之间。1887年（明治二十年）4月28日，学校根据《师范学校令》更名为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

长七已跋涉了十三年的艰难求学路，来到师范学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学校学费



21 岁的牧口常三郎（二排中间）。

全免；可以借用大量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由于是寄宿制，饮食和住宿全部免费；学习用品、服装，甚至假期回家的旅费都由政府支付。另外，每周六发放十钱零花钱作为津贴，一钱就可以买三四个馒头或是一个大福饼，十钱的零花钱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学校还规定，收购学生多余的学习用品和衬衫、衬裤、袜子等服装。所以，学生们总是小心使用学习和生活用品，以便由学校

回购时获得一定的收入。有的学生将得来的钱寄给贫穷的家人。对家境贫寒的长七来说，师范学校的各种待遇无疑是雪中送炭。

作为教育“母机”的师范教育是明治政府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与先行部队。长七就读的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与其他师范学校一样，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其显著特征是学校管理军事化，学生受到严格监督，违反纪律者要遭到严厉惩罚。为培养学生“尊王爱国”的思想，让学生具有为振兴国威而献身的体魄和精神，学校每天早上在走廊整队点名，高唱军歌，时常在夜里进行紧急集合一类的演习，有时还要进行持枪训练。

军队式的生活和国家主义的师范学校教育违反教育规律、无视人的个性，长七颇为反感，他认为强制性、命令性的教育是不会在学生的心里扎根的。长七发愤学习，不仅



1893 年，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毕业照（部分）。二排中间为牧口常三郎。



1893 年，北海道寻常师范学校毕业照，三排左二为牧口常三郎。

没有成为军国主义教育的牺牲品，反而更加注意吸取儒学与大和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他从正面将早年所学《幼学纲要》和四书五经等书籍中提倡的孝行、友爱、信义、诚实、仁慈、礼让、俭朴、廉洁等为人处世的优良品格发扬光大，走出了狭隘的岛国主义，同时注意到家乡、国家和世界共存共荣的关系，孵化了崇高的国际主义情感，为他后来成为创价教育之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年初小为长七打开了儒学与大和文化之门，三年师范教育则使长七的文化底蕴更为厚实，在其人生道路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既是他从事教育的起点，也为他开启了创价教育理论之门。

独特的作文教学

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6月，长七在本校附属小学实习四个月，并担任该校高等科一年级女生班班主任。1893年1月，长七正式改名为常三郎。同年3月，成绩优异的牧口常三郎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附小当训导。

其时，日本小学的修业年限是八年，修习四年的普通科后才能升入高等科。牧口常三郎所负责的高等科一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年轻的牧口常三郎常常虚心向指导教师请教，但在教学上尚未走向成熟。1936年（昭和十一年），牧口常三郎在《四十五年前教生时代的追忆》一文中写道：“……生来第一次上讲台，想必很狼狈……虽说如此，但孩子们还算认真听我讲，想起来现在还出冷汗。”初为人师的他一边兢兢业业地教书，一边对教育实践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改革。

教学中最难的科目是作文，由于没有配备专门的教科书，常常让教师们烦恼不已。传统的做法是教师告诉学生“写个什么”，学生可随意选题，写完之后再用红笔修改。牧口常三郎认为，由这种方法所习得的知识，与其说是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的，还不如说只是学生在入学前就已具备的自己的写作方式



牧口常三郎对第一次走上讲台的回忆。